

►小西街很適合散步。



湖州三街的人間煙火

很多城市都有一條「必打卡」的老街，但湖州的小西街、衣裳街、狀元街，卻並不是那種只為遊客準備的仿古商業街。它們藏在湖州老城區的商业中心，三條街巷相互連接，既保存着江南水鄉的舊時風貌，也延續着湖州人普通真實的生活。

如果把這裏單純當作一個旅遊景點，專程趕來尋找「驚艷瞬間」，或許會有一點失望。它動人的地方是那份不經修飾的日常：飯後散步的路人，帶孩子來吃小吃的家庭，牽手沿河漫步的情侶，讓這些老街始終保持着生活的溫度。

衣裳街，是湖州老城歷史記憶的重要組成部分。這裏保存着江南水鄉傳統街區格局，沿河而建的建築、水巷、河埠依舊可見，老宅與商舖交織在一起，展現出典型的江南城市肌理。

小西街則更多了一份文人氣息。這裏曾是湖州名門望族、富商官宦聚居之地，留下不少歷史建築。穿過一座座古橋，經過一間間老宅，會發現歷史並沒有被封存在展館裏，而是融入了今天居民的生活。

而狀元街則承載着湖州崇文重教的傳統。街區中的歷史建築和文化遺存，讓人感受到這座江南城市深厚的人文底蘊。三條街連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幅「小橋流水、古宅深巷、市井人家」的江南畫卷。

來到湖州三街不能錯過的是這裏的味道。街邊藏着許多湖州特色美食，糯糯的糕點散發着米香與甜香，小吃店裏飄出誘人的菜餚味。

真正的老街不應該只是讓遊客拍照留念的背景，而應該仍然有人生活。湖州三街的珍貴之處在於找到了歷史與現實之間的平衡：古建築沒有成為遙遠的過去，傳統味道沒有停留在記憶裏，而是繼續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湖州人。



樂活
潘少

逢周一、二見報

丹陽大蒜

丹陽這兩個字，聽起來像武俠小說裏的門派，其實它就在韓國忠清北道，三面環山，南漢江從中間蜿蜒而過。

光聽名字，你可能以為這是個適合度假的世外桃源，但對吃貨來說，丹陽就是韓國大蒜界無可爭議的「聖地」。

韓國人區分蒜，講究「寒地型」跟「暖地型」。後者長在濟州島那種暖洋洋的地方，個頭大、瓣數多，皮薄水嫩，適合醃着吃；而前者完全是另一種脾氣，丹陽、義城的蒜都屬這一派，個頭偏小瓣數有限，以六瓣居多，坊間乾脆就叫「六瓣蒜」。

別小看了這六瓣，紫白相間的外皮下，辣得直接，香得濃烈，得益於特殊石灰岩質地和高含量的蒜素，蒜肉緊實度極高，保存期長得驚人。

因為太出名，丹陽整座城幾乎是被蒜「撐起了半條命」。九景市場裏，大蒜攤位比蔬果攤還多，一捆捆氣勢驚人。而當地人對它的愛，更是遠超了「爆香」的範疇。

來到這，你會懷疑自己掉進了大蒜的平行宇宙。拿招牌大蒜餃子來說，皮薄餡足，煮熟的蒜生澀，辣味消失無形，反而跟肉餡的油脂近乎完美結合，一口一個鮮甜。大蒜血腸是勇敢者的遊戲，血腸原本味道重、帶腥膻，但丹陽人硬是把六瓣蒜整粒地塞進去。蒸熟後，蒜瓣軟糯綿密，辛香把油膩和腥味收服得乾乾淨淨，一口定乾坤。

還有黑蒜炸雞，更是玩出了新高度。炸雞外酥裏嫩，裹着發酵過的黑蒜醬，甜中帶着隱隱的焦香，連吃好幾塊都不膩。最讓人大開眼界的是「大蒜定食」：一上桌十來樣小菜，恨不得個個有蒜參與。奶油烤大蒜、黃芥末大蒜沙拉、桑椹大蒜、炸大蒜、醃大蒜……無窮無盡。主菜更精彩：大蒜肉排烤得金黃，彈性十足，趁熱吃最過癮。

丹陽人似乎在用行動宣告：在大蒜面前，就沒什麼是不可能。



食色
判答

逢周二、三、四見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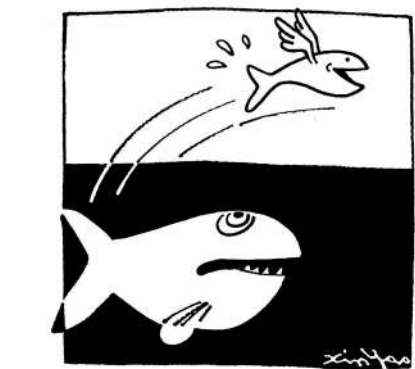
近日，電影《奧德賽》在內地院線熱映。銀幕上，古希臘英雄漂泊十年終返家鄉伊薩卡；銀幕下，「奧德賽時期」一詞也再次成為眾多年輕人熱議的話題。源自社會學的這一概念，特指成年之後、安穩之前那段遲遲靠不了岸的過渡時光，細膩描摹出青年人前路未定、步履彷徨的成長狀態，精準戳中無數人的內心，引發廣泛共鳴。

這一輪討論裏，很多人會有一種錯覺，迷茫困頓、無法安定，是當下青年獨有的困境。可回望歲月便會發現，每一代人的青春，都有各自的「奧德賽時期」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理

如果問你，讀過《圍城》後你覺得哪位女性形象是作者要塑造的「正面形象」，估計你會愣在那裏一時不知怎麼回答。讀完《圍城》你會發現，錢鍾書在這部作品中好像根本就沒打算要塑造一位「正面」的女性形象。小說開頭出現的鮑小姐、蘇小姐、孫太太沒一個是「正面的」：鮑小姐因着裝暴露而成了「熟食舖子」和「局部的真理」；蘇小姐則「身段瘦削」，「像方頭鋼筆畫成的」；至於那個「寒磣的孫太太」則有一種「忠厚老實人的惡毒」。隨後出現的方母、岳

我偶爾會去晨跑。早上七時起床梳洗之後，不吃早餐便去運動場。空腹跑步不宜跑太久和太劇烈，大概只跑四十分鐘便完事，回家洗澡後感覺精神煥發。平日早上運動場的晨跑人士，除了少量上班族便是退休長者。到場的人也不一定是跑步，運動場外一些有蓋空間便圍着七八個男女。我好奇走近看看他們做什麼，原來是圍着踢毽子。

踢毽者圍成一個不大的圓圈，毽子踢得你來我往，駕輕就熟。各人單腳將毽子踢高至別人前面，接應者輕



如今不是大魚吃小魚，而是快魚吃慢魚。

漫條思理 鄭辛遙

逢周二、四見報

酷暑追風

儘管立秋已過，但酷暑與颱風似乎才剛剛進入此起彼伏的階段。濕熱的空氣像一塊浸透了水的棉被，街道上的熱浪幾乎是可見的。這種天氣，逼出了香港人五花八門的「避暑哲學」。

最直接的一招，是往商場鑽。香港的購物商場密度之高，在全球大城市中也屬罕見，幾乎每個港鐵站都有上蓋的商业設施，冷氣開得足，走廊寬敞，有吃有喝有得逛。這可謂最經濟實惠的避暑方式。

圖書館是另一處避暑勝地。香港公共圖書館網絡覆蓋全港，大小分館遍布各區，冷氣充足，座位免費，不少還配備了充電設備。每逢酷暑，圖書館裏人頭湧湧，對於學生、老人來說，圖書館是這座城市最慷慨的公共禮物之一。

當然，也有人選擇更主動的方式——離開香港。每逢颱風季節，機場候機室裏總是一片「兵荒馬亂」，有人趁颱風前夕搶「飛」出

想與現實激烈碰撞，詩人海子寫下「該得到的尚未得到，該喪失的早已喪失」，道盡一代青年的悵惘與求索；更早一些，沈從文初到北京闖蕩，身居狹小陋室，冬天沒有爐火，只能靠着讀書創作，熬過漫漫長夜。可見，徘徊與窘困並非某代人的專屬標識，而是青春成長中繞不開的風雨。

只是相較過往，當下的時代更顯紛繁動盪。倘若依舊用一套刻板的人生時間表苛求所有人：三十歲必須成家、三十五歲必須立業、四十歲必須功成安穩，只會徒增焦慮與內耗，讓人誤以為「定不下來」就是掉隊、就是失敗。

母、買辦張先生的女兒除了「可笑」之外一無是處，而蘇小姐（蘇文紈）和她的表妹唐曉芙雖有「區別」卻最終殊途同歸：都是不切實際的做夢者。蘇文紈為了獲得方鴻漸的「愛情」可謂機關算盡，先是各種引誘繼之挑動趙辛楣競爭，可最終卻是一場空。方鴻漸愛的是唐曉芙，可這位唐小姐卻對愛情有着痴人說夢般的幻想：「我愛的人，我要能夠佔領他整個生命，他在碰見我以前，沒有過去，留着空白等待我」。蘇文紈以充滿世俗的心機追求夢，而唐曉芙卻以高蹈的理想來要求

輕抬腿又將毽子踢給另一人。我看到一位長者像表演花式般以後腳踢毽，輕描淡寫，自信十足。各人也不多言，臉上掛着微笑笑容，樂在其中。

我知道足毽具有悠久歷史，從古代遊戲「蹴鞠」演變而成。上世紀八十年代，足毽已列入國家體育比賽正式項目，國際上更有「世界足毽錦標賽」舉行。我對足毽的最早印象，卻是自己的小學生涯。那時我就讀公共屋邨的小學，校舍環境簡樸，沒有什麼體育設施。小息或是體育課，學生都只進行一些簡單活動，踢毽子便是

漂泊，是成長必修課

事實上，將目光放長這些便會發現，「奧德賽時期」並不獨屬於青春，它更像一種生命常態。年少時我們以為跨過某道關口便能安穩度日，長大後才明白，人生每一階段都有全新的風浪與考題。迷茫與不安不是一場可以藥到病除的疾病，它們更像往復的潮水，退了還會漲起。聲名卓著的但丁，中年時期仍會墜入幽暗迷途，苦苦追尋真理之光；晚年的歌德依舊困於「浮士德難題」，不停追問生命意義。偉大靈魂尚且終身求索，平凡如你我，又何必因為一時困頓便自我內耗？

更何況，漫長的漂泊並非人生的

停滯，而是成長的歷練。正如奧德修斯不曾被海上風暴吞沒，反而在驚濤駭浪中學會辨星定向、掌舵前行。那些險些將我們擊倒的風浪，也將沉澱為托舉我們前行的底氣與力量。

人生本就是一場漫長的自我修行，我們終會抵達專屬自己的「伊薩卡島」。它未必是世俗意義上功成名就的終點，卻應該是足以安放心靈的歸宿。



十八彎

關爾

逢周二見報

《圍城》中的女性

夢。比較起來孫柔嘉是個腳踏「實地」的現實主義者——她從一開始「就像那條鯨魚，張開了口」，而方鴻漸「就像送上門去的那條船」，最終落入了孫小姐的各種「設計」。方鴻漸對蘇文紈的各種心機倒是始終保持清醒，卻對孫柔嘉的種種「步驟」疏於防範，結果掉入「陷阱」入了她的「局」。

在蘇文紈和唐曉芙之後方鴻漸「見識」到的各種女性，除了孫柔嘉，其他無論是王美玉還是寡婦，也無論是汪太太還是劉小姐和范小姐，

早晨踢毽子

同學們其中一項主要玩樂。每當小息鐘聲響起，同學便從教室奔向露天操場。總有一位同學會從校服衣袋拿出一隻毽子，各人二話不說便踢起來。小孩子踢毽子也不講究規矩，就是將毽子踢來踢去，好不開心。

踢毽子有別其他球類活動，因為所需空間不大，一隻毽子可供多人一同玩耍，記憶中也沒有什麼比賽規則，最多就是比試哪個人踢得最持久。我好像只可以踢到十多次，總之並非最出色的一員。除了足毽之外，女生們就愛跳「橡筋繩」，她們很有

耐性地將小小的橡皮圈逐個連結，形成一條長長的「橡筋繩」。女生用不同花式跳繩，就像是跳舞一樣，花枝招展。這些都是老舊玩樂，現在的學生只愛玩手機、看視頻。清晨的運動場上見到長者踢毽子，勾起我的美好回憶。



文藝中年

輕羽

逢周一、二、三見報

高中畢業禮

近百名畢業生登台，她們從右邊陸續出場，走向台左離開，校方同時宣布每人被大學錄取的概況。家長掌聲如雷，為孩子們的成長歡欣感慨。

花樣年華，她們昂首挺胸，神采飛揚。有位女孩穿着自己設計的紗裙，宛如新娘一般，她會在大學發揮特長，深造服裝設計；與我家孫女在台上表演雙人舞的同學，則選擇去大學專修芭蕾舞……這是一次檢驗成績總結進步的盛會。高中畢業禮，象徵

生命車輪滾滾前行的一次轉折，她們將從這個里程碑，邁向另一個里程碑。

返家車上，孫女因不捨得母校流淚，我們提醒她控制情緒，稍作休息，晚上還有兩個慶祝活動要參加。



紅塵記事

慕秋

逢周二見報

田徑隊

這是女兒參加校外田徑俱樂部以來的第一次學年末比賽，在這裏我見識到了柏林學生的田徑活動，跟想像的有點兒不一樣。

我印象中學生時代的田徑隊，成員都是學校特招的體育特长生。這批能進入到我們學校田徑隊的學生，幾乎都具備參加省市級比賽拿名次的水準。基於這個原因，哪怕是有點感興趣跑步的我，也從來沒想過能進入田徑隊訓練。

而今天在柏林的比賽，同一個短跑小組裏，我看到了高高矮矮大大小小不同年齡的小孩，也看到了姿勢專業的選手，和兩個胳膊肘橫着擺動的初級業餘愛好者。

跳遠場地裏更是，有能跳超過六米的男生和超過五米的女生，看他們甚至可以騰空後在空中走幾步。也有慢吞吞跑過去，勉強能跳進沙坑的小孩。不過測試的教練們無一例外都認真真記錄成績，場地裏甚至還有一個測試風速的儀

器。

田徑隊裏的老師幾乎都很全能，所以隊員們可以在日常訓練中嘗試一些不同的項目。訓練課程上會寫明，今天是練短跑，明天跳高跳遠，後天實心球等等。隊員們通過嘗試不同的項目，一方面可以全面提高身體素質，另一方面也能真正發掘自己的天賦和喜好所在。

在這裏，不論是可以比賽拿獎的選手，還是初入田徑隊剛開始訓練的小孩，都能得到相應的指導。這樣的田徑隊不僅僅培養的是比賽能拿獎的運動員，更讓每一位熱愛田徑的小孩都能體驗和享受運動的快樂。



柏林漫言

余逾

逢周二見報



漂遊記

杜若

逢周二見報